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韦俊海

漓江出版社

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韦俊海

漓江出版社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俊海卷/韦俊海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5

ISBN 7-5407-3151-6

I. 广... II. 韦...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广西—当代②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593 号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俊海卷

作者◎韦俊海

责任编辑◎李伟光

封面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800 千字

印张◎190.25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151-6/I·1909

定价◎380.00 元(全 20 册)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总 序

潘 琦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文学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在广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永远奔腾着一条浩浩荡荡的文学艺术的长河,孕育出一支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桂军。尤其是近几年,关于广西文坛的好消息很多,国内同行广为关注。广西文学艺术事业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八桂大地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呈现出一个精品迭出、好戏连台、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我很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文坛景象欢欣鼓舞。

为了进一步关注广西文学事业的发展,全面展示文学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广西作家阵容,2001 年,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合力编辑出版了一套 20 本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深受广大作家的赞许和广大读者的好评。2002 年,广西作家协会和漓江出版社又联手策划出版新的一套《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收入广西很有创作实力的 20 名作家的专集,这些作家可称得上是广西文坛的杰出代表。漓江出版社把 2001 年出版的《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并入其中,统一装帧,形成了 40 卷本的《广西当代作家丛书》。今年,又出版 20 卷,遂使《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扩展为目前的 60 卷本。显然,这套丛书收入的仍然是广西当代优秀作家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具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作品未列其中,仍有待于今后继续以各种形式分批出版。广西区人民政府和区新闻出版

局历来重视广西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特从出版专项资金拨出巨款,支持这一建国以来广西最大的文学创作积累工程,这是十分值得赞赏之举。

出版社把书稿清样送给我,要我写序时,我粗略读过一些作品,感觉获益匪浅。这些作品,构思新颖,主题鲜明,钩言提要,学问积累,很有个性。文笔自然流畅,语言质朴明晰,情感真挚动人,风格多样,全然是作家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精美文字,是作家个人情愫、艺术理想的诗意表达。作家的生活、经历、感受、灵魂、思想、境界以至文学理想,在字里行间一览无遗。这些作品文字简洁,行文明快,绘一处景致,记一件趣事,讲一个故事,画一个人物,都非常生动、感人、到位,读了使人得到心舒意畅的审美愉悦,享受文学与文化的“美餐”。

当然,作家也是普通人,一个精品的产生,与作家的素质有关,与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有关。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爱好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生命感悟的体现,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写作只有进入这样的境界时,作品才具有打动人、感染人、塑造人的魅力。从我区文学艺术发展的现状看,坦率直言,优秀的文学新作还不够多,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的精品力作很少,所以大家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作家艺术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把更多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

文学艺术来自人民,来自实践。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真诚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关注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积极走向社会,走到基层,走入群众,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中,挖掘文艺创作的丰富矿藏,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目 录

等你回家结婚	(1)
很想看见你	(20)
地 主	(33)
最后一只鼻烟壶	(51)
引狼入室	(66)
守望土地	(91)
复仇的麻雀	(129)
给孩子下跪	(165)
眼睛在飞	(198)
族谱里多了一个女孩	(238)
后记(把垃圾倒掉)	(270)

等你回家结婚

吃完晚饭的时候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尽管天空已经没有了太阳,但监舍里仍闷热得像个火炉,热浪阵阵地袭卷着我们的农场。在这样火热的天气里,至少我是习惯了的。因为我在这倒霉的黑暗的痛苦的监舍中已生活了六年。我想,我的刑期如果没有变化,后天我就可能被释放出去,马上回到我的女朋友那里。因为,她等我回家结婚。

我从监狱的大队食堂回到监舍里,由于闷热,先是打开墙壁上的吊扇开关,然后拧亮床边那盏昏暗的十五瓦灯泡。电风扇在我头顶上发出唧唧的响声,好像老牛拉破车一样难听。尽管那声音听起来十分刺耳,甚至刺心,但我还是习惯了。像这样的吊扇在我们监舍中,也许算是较好的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想想,忍着吧,六年都熬过来了,还怕最后两天?当然不怕了。

我躺在床上想着我的女朋友马丽,她现在做些什么?我想,也许她还在那个小镇的阁楼里等着我。上个月她来探监时我曾告诉过她,这个月中旬我就要释放回家了。她说她一定等我回去,她说她等我结婚。

说句实话,我在狱中的六年里,幸好有马丽的影子伴随着我,才使我有信心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出狱。这也许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吧。每当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她时,我就开始用最原始的手淫方式来满足我对女人的欲望。那样的自慰方式似乎不可取,

但它对于与世隔绝的犯人来说，着实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至少它能使我愉快，甚至使我得到生理平衡。我记得尼采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性命性命，先有性而后有命。”这也许就是人的本性吧。

我躺在床上看着当天的《新生报》。在我们的监狱里，《新生报》是劳改人员每天必读的报纸。它好像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给我们充实头脑。这也许是最好的娱乐活动之一。

我正聚精会神地在那《新生报》的字里行间里寻找一些颇感兴趣的新闻，远远就听到我们大队的唐教导员的声音。

唐教导员似乎在发出紧急的集合命令。

尽管那声音在嘈杂的监舍里东一句西一句，但我还是听清楚了唐教导员的话。他在叫我们全体犯人集中到灯光球场上等待命令。

事实上，像这样的命令几乎每个时期都有几次，而且每次集合于球场上的收获大都令人失望。集合的目的一般是清点人数，要不就是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当然，也有对某某犯人抗拒改造的惩罚，或通报表彰那些改造好了的犯人。尽管我们听多了听烦了，但我们必须在五分钟内集合到球场上，而且衣冠整洁队伍整齐。

记得那时已是傍晚七时左右，我边穿囚衣边往球场上跑，看见监舍娱乐室里的电视机，在电视荧屏里我看见李修平那长长的脸蛋正面对电视观众播着新闻。所以我敢肯定，那是七点左右。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下面的故事和这个时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犯人很快在几分钟内集合到球场上，而且场面十分肃静，甚至让我感觉到有点恐怖。我几乎在这种情况下总是站在队伍后头，因为我不敢正视那些威严的教官和面对四壁高耸的电网。尽管我这样做，但我还是被叫到了前排。

我的心怦怦乱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就像一只幼鼠一样害怕人们的目光。

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那天傍晚的紧急集合有两个内容。第一是三监的抢劫犯王闯昨天夜里越狱潜逃而在今天被逮回狱中。在我们监狱里,遇到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将越狱犯关禁闭,严格看守。另外就是加刑惩罚。那天晚上我们集合在球场上,就是听唐教导员宣布对越狱犯人王闯的加刑判决。

我看见王闯满脸血垢地被两名监管民警押到台前。王闯像堆烂抹布似的瘫在地上。在狱警拖着王闯上台的那一条道上,王闯好像洗地的拖把,所拖过的地方似乎有一道血迹抹过那样的恐怖。可见逃犯的下场如此被人愤恨。

唐教导员说王闯越狱抗拒改造,违犯监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改工作法和监狱管理法某条某项的规定,现增加王闯二年有期徒刑,由原判的十年改为十二年。唐教导员用庄严的法律来告诫狱中的犯人:只有好好改造,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负隅顽抗者只有死路一条!

我虽然站在前排,可我不敢正视王闯。尽管我是一个盗窃犯人,但我毕竟和他不一样。因为我心中有我的女朋友马丽,甚至还有母亲。王闯似乎没有任何亲人。所以,他在狱中没有寄托,便目无法纪地自称老大。王闯之所以有今天,都是他自找的。

当我怔怔地思考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唐教导员叫我出列站到台前,我似乎听到我的脚步咚咚地敲打着水泥地面而往台上小跑。因为那个时候的犯人都屏息静气地等待着一种莫名的惆怅,四周静极了。惟有高墙上的探照灯射出道道刺眼的光芒,灯光几乎把我们的脸照得变了形。

我走到前台,给站岗的武装警察深深地鞠了躬。然后我面对狱友们站着,等候命令。

唐教导员十分严肃地看着我们。他的目光像手电筒一样在全体犯人的身上扫了一遍,然后才把那双深邃的眼睛移到我的脸上,至少有 60 秒钟的时间我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动静。我的双腿开始

颤抖起来,我好怕。

正当我像一只麻雀那样害怕背地射来的子弹时,我获得了遨游天空的自由。恐怕这是我一直没想到的事情。

监狱长在惩罚王闯的同时宣布了释放牛胜利的决定。我就是那个被宣布刑满释放的牛胜利。我觉得我十分走运,这样的运气得感谢那个越狱的逃犯王闯。我想,如果没有对王闯的加刑判决,就肯定没有提前两天释放我出狱的决定,这也许就是监狱里教育犯人的方法。有奖有罚罢了。

我从监狱长的手中接过对我刑满释放的有关文件,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我几乎像小鸟一样飞起来。事实上,不管我怎么张开双臂,我永远也飞不起来。我只知高兴,高兴得几乎忘记说“谢谢政府”四个字。

我似乎听到唐教导员说,牛胜利,你从现在起可以自由了。明天早上你就可以乘农场的车回家了。

我说,既然是从现在起我可以自由了,为什么我要等到明天早上呢?

唐教导员说那是因为明早他要到市里去开会,趁有车子的机会送送我。尽管唐教导员的想法很好,但我还是拒绝了他对我的安排。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唐教导员说,我得马上离开这里,甚至连一秒钟都不想多呆在这个鬼地方。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尽管有些激动,但是能得到监狱长和干警们的理解。

就在那个闷热的夜晚,我走出了关我六年的监狱。

记得我从监狱的最后一扇铁门跨出来的时候,我试图回头望那座阴森的监舍,但我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我的双腿刚迈出那道铁门,铁门又在我的身后重重地关上了。我回头看见的只是昏黄的灯光,听到沉闷的关门声。

我仰头望着漆黑的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苍穹像一个锅

盖,把大地罩得透不过气来。也许,这样的天气有可能要下大雨。可我没有带任何雨具,如果下雨了,那可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站在距离监狱不远的大路上极目四望,看见从监狱的大门口向外延伸着一条并不十分宽敞的土路,土路在天空的苍凉和朦胧的光线中反射出坑洼的路面。我从路线的方向判断,只要往前走三里路,就可以走到二级公路上,到了公路就有可能搭上车。如果顺利的话,不到天亮我就可以回到牛镇了。那时我就可以找到马丽的家,甚至上马丽的床。想到这里,我的“小弟弟”不听使唤地发起脾气来,他在我的腹下挣扎着。我似乎有点兴奋起来,用那只带着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小弟弟”的头,说我知道弟弟想吃天鹅肉了。我叫“小弟弟”再忍耐一个晚上,我说六年都禁闭过来了还等不了一夜吗?

“小弟弟”在我那只生着老茧的手的抚摸下,舒服而且满足。

我遗精了。这是我在极度的性饥饿中发生的。我想,如果我身边站着一个女人,我肯定不会放过她。这样的想法对个性饥饿的人来说是有可能发生的。于是,我像北约的一枚爱国者导弹那样追寻发射的目标。

这样的想法往往不合人意。当我在那条通往牛镇的柏油马路上等着过路车辆的时候,果然发现了一个女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少妇。由于天太黑,当时我无法看清她的面部。记得我刚从那条土路的岔道口走上柏油路时,她像只蝙蝠一样向我飞了过来,黑乎乎的像个幽灵凑到我跟前。我有点防备对方,怕遇到车匪路霸。我往后退了几步,那团黑影仍向我走过来。我说,你想干吗?对方似乎笑了几声,然后叫我一声大哥,说她是来探监的,问我劳山监狱的路怎么走。我的防备心理此刻平静了下来。我抬起右手给那个女人指路,叫她沿着岔道的土路向前走三里路就到了。

她说,都这么晚了,监狱里有人接待吗?

我说我不是很清楚。

她说她很怕，她没有勇气再往那条黑糊糊的土路走。她双手扯着我的衣服，甚至咚的一声在我面前跪下了。她说大哥，你得送我走到劳山监狱，我求你了。

我的心开始犹豫起来。我扶她起来的时候，我的手无意地触到她胸前软乎乎的大奶。我的心咚咚地跳得厉害，眼看天鹅肉送到嘴边我何不亲口尝一尝？六年的饥饿六年的欲望像火一样烧遍我全身。面对孤身的女人，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甚至想拖她进路边的甘蔗地里好好享受一番。

但我什么也不敢，总认为这女人也许是个探子，是监狱里派来的探子。如果我感情用事去满足一时的性欲望，也许我眼前的光明就立马变成黑暗而被再次送进监狱。

我答应了那个女人的要求，转身将女人带上那条通往监狱的土路。

因为女人说她怕，所以她用双手一直搂着我的左臂。我似乎感觉到她的心紧紧地挨着我，几乎听到她的心在跳动，甚至听到了她的呼吸声。尽管天还是那么黑，但我不得不放弃和她做爱的念头。

我们沉默地在土路上走着，好像各人都有心事但彼此却不愿先开口。

我说，你去探望什么人？

她说她去探望她老公。

我问她老公叫什么名字，判了多少年？

她说她老公名字叫王国四，因贩卖假币判刑五年。

我对王国四这个名字一点也不熟悉。而且我们监狱用的都是阿拉伯数码代号，比如我的代号叫 0679 号，很少有人知道我叫牛胜利。所以我想，我不知道王国四是理所当然的。

从我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她是四川人，我问她是第一次来探监吗？她说是第一次。她说她老公还有一年就刑满释放了。她问我

在监狱里每个月都有奖金吗？我说完成工作量之后才有些微薄的工资。每个月都有十几二十元，但这些工资至少要等到刑满释放才能拿到手。她问我出狱时得了多少，我说一千二百元。她说不可能吧。我说怎么可能呢？钱还系在我裤腰带上呢。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发现她的手往我的裤腰里摸。她边摸边说她已经四年没看见老公了，她说她很想念他。甚至她说她有四年没有得到男人了，她很想，而且现在就想。

她说完这句话，把我推到路边的草垛里，她的手在我的双腿中抚摸。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来得太突然。甚至来得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是我还是她把我的裤带解了下来。我的“小弟弟”害怕得头都不敢抬起来。我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她已裸着身躺在干枯的草垛上向我招手。我不敢正视她那火热的目光。我似乎觉得她是一个不正常的女人。我开始对她提防起来。尽管对方的行动多少有些温柔，但我仍然觉得我对面的女人是个敌人，甚至是一个温柔的杀手。

由于害怕再次进宫，我害怕那个向我招手的敌人。我拒绝了她的火热的嘴唇和柔软的肉体。她在我跟前哭着骂着。她骂我不近人情，骂我不是男人，甚至说我不理解一个女人在四年的性饥饿中是怎样熬过来的。

我没有满足一个需要我解决性欲的女人的火热要求。我叫她把脱下的衣裤穿上。她呆滞地望着我，她的神经似乎有点失常。

我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说，我尽管也很想女人，但不是像她这样的女人，更不是现在。

她又哭了，哭得很伤心。这也许就是她的本性。

无奈，我无法满足那个女人的愿望，无法用上帝的语言安慰她，只能再次告诉她，还有一里路就是劳山监狱了，我不能再送她。因为牛镇还有一个女人在等我。

我把她丢在草垛上而独自跑向牛镇的公路。这恐怕也是我的本性。

我站在公路上向路过的车辆招手,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尽管我带着十二分微笑,可车辆似乎连减速的机会都不留给我。后来我发现我的光头想必引起了司机们的注意。他们肯定认为我是监狱里的逃犯。我是招手的敌人。

没有谁愿意在黑夜之中将一个逃犯载走。

我感到十分沮丧,沿着牛镇方向的公路匆匆而行。我在路边捡得一顶破烂的草帽,虽然天气很热,但我还是将它拾起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只有这样,人们才不把我的光头和逃犯联系起来。

过路的车辆射出刺眼的灯光照在宽敞的公路上,然后照在我的脸上。尽管我睁不开眼睛,可我相信我的微笑一定很可爱。我抬手举起一张百元大钞,对着射来的车灯招手,但都无济于事。我想,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认了。

由于想马丽心切,我不能指望路过的车辆,我力争在天亮前走到牛镇。

尽管四周漆黑一片,但公路在夜幕的笼罩下反射出一条银灰的光亮。我沿着那条银灰色的光亮匆匆地走着,偶尔看见零星的车辆驶过,头也不抬地直往回家的路上赶。

大概走了十里路,天渐渐地变了脸,先是闪电但听不见雷声,然后天空就流下了噼啪的泪水。像个撒娇的孩子那样造作,使人讨厌。

我在四处无助的路上寻求避雨的目标。借着前方迎面而来的车灯,我似乎看见路边有个被人废弃的砖窑。我像只伤心的兔子大步地朝着窑洞钻了进去。幸好是刚下雨,自己的衣裤还没淋湿。我摸着裤袋里的打火机,试图在洞里找到合适的位置坐下来。于是,我看到窑洞里共有上中下三层。我爬上了中间那一层,找了一

处较为平坦的位置坐下来。

这时候,我想,我的思想应该是最为复杂的。归心似箭的心情像只毛毛虫爬在我身上,一直驱动我往回家的路上跑。这也许是我未婚妻马丽在牛镇等我快回家的缘故,才使我有如此坚强的生存信心。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坚信她还等着我,是因为我知道她这些年来一直爱着我。记得我们相爱时,朋友们都笑着说我家好像开了一个动物园。因为我妈姓朱我姓牛,而马丽又姓马。这不就是动物世界了吗?由于有了这样的组合和笑话,才使马丽这位牛镇小学的语文老师没有抛弃我。我敢肯定这不是吹牛,从她探监的笔记和录音里可以证实我们的谈话是在卿卿我我的细语中进行的,而且每次探监她都那样专一。彼此都有永远不分离的决心。

每次探监时间结束时,当她从监舍里走出去的时候,她总忘不了回头对我笑着说:“我等你回家结婚。”

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才使我有重新做人的勇气。

有时我想,人往往在黑风夜雨的时候胡思乱想,尤其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环境,它使我牛胜利想到了六年前的那个雨夜。

尽管那夜的雨下得很大,可电话铃的响声仍然把我从梦中惊醒了,那是马丽从县医院给我打来的。从电话中我听到马丽的哭泣声,我问她出了什么事?马丽说她妈肺癌已到晚期,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但必须马上交三万元钱给医院,不然,她母亲就等着去见她父亲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我说现在我去哪里找那么大一笔钱?马丽的哭声更大了。她说除开她母亲之外我就是她惟一的亲人。

是的,我知道马丽一直和她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她父亲早些年就去世了。她家在牛镇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我想,尽管我和马丽还没有结婚,但我们已经有过做夫妻的一段令人难忘的生活。所以她说我是她惟一的亲人一点也没过分。那时她刚刚从地区师范毕业并分配到牛镇小学,我已经是中国农业银行牛镇储蓄所的所

长了。那夜，我正在所里值夜班，那个电话使我陷入了困境，甚至让我为了爱情而冒险偷窃，于是我犯了罪。

我为了救活马丽的母亲而偷了银行金库里的三万元钱，被判了六年徒刑，如果说我的行为能换来马丽母亲的生命，那我六年的徒刑也许是值得的。但当我在狱中得知我偷来的三万元人民币并没有把所谓的岳母娘救活时，我的心碎了。至少，我后悔我当时的行为。

不过，马丽这个人很讲良心。她之所以等我，是因为我的犯罪是为了她，至少是为了她的母亲。

暴雨似乎没有停下的迹象。我挪了挪位置，试图跳下底层窗口看看外面的天气情况。忽然，一辆三轮摩托车开到洞口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男一女两个人，好像一对竹鼠似的钻进洞里。黑乎乎的两个身影就在我身下的底层，我朦胧地从洞口的光线中看见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却看不到我，因为我坐的那层很黑。

男的说，都湿透了，脱下吧。

女的说，既然都湿了，脱了也没有衣裤换，不脱。

男的说，脱下来拧干总比穿湿的好，这里又没有外人。

我看见那个男人说完这句话已经一丝不挂地脱光衣裤并双手拧着水。水从那些衣裤里拧出来，洒落在地上。男人拧完那些湿水的衣裤后就使劲地在手中一件一件地散开来抖动着，以便抖干衣物上的水分。

男人对女人说，还是脱下吧，把衣物拧干总比穿湿淋淋的好，要不然会感冒的。

女的说，脱了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如果你想那个就明说好了，我给你就是。

我似乎觉得这女人的声音很耳熟。她扭扭捏捏地跟那个男人撒娇，很像我今天遇到的那个探监问路的四川女人。我不敢动，至少我不能暴露自己。我一直希望那个女人脱下衣裤，甚至希望看

见他们在我面前做那个。

沉默了一阵，女的终于脱光了衣裤，把她的衣物递给那个男人使劲地拧着。我敢肯定，女人胸前那对白皙的大奶绝对是我看见过的，它甚至是我丢弃过的东西。

我不知道眼前的女人为什么不去看望她的那个贩卖假币的老公王国四而跑来这里偷情？我正在狐疑之时，男人说，你快把钱拿出来，我们平分好了。

女人说，我今天晚上没有做成生意，真的没有得到钱。

男人说，你不要再欺骗我，我张万华要你做的事你从来都做得很好。

我惊讶了。张万华不就是我们劳山监狱的狱警吗？他和这女人平分什么钱呢？

张万华又说，那个牛胜利关在牢里六年了，今晚放出狱之前，我明明在电话里告诉过你，叫你无论如何将他身上的一千二百元洗劫干净，你答应得非常爽快，说我交待你的任务你从未失手过。现在你又说他不睡你，鬼才相信你。我就不相信他牛胜利不食人间烟火。

女人说，我接到你的电话之后就出村了，遇见他时他刚好上柏油路面，我像平时勾引别的劳改释放犯一样去勾引他，可他根本就不吃老娘的那一套。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姓牛的人很怪，哪有干柴遇烈火不燃烧的道理。

多么肮脏的交易！

我再也不想忍气吞声地承受这痛苦的折磨，我握紧拳头咬破嘴唇在愤怒，甚至想杀掉那对狗男女，当然先杀掉那个衣冠禽兽的狱警，然后再杀掉那个女人。我的愤怒已到极点。当我正犹豫怎么出手搞掉他们时，我胆怯了。我不能杀人，我怎么能够杀人呢？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抓起来立功洗罪才对。

这样的想法驱使我得赶快行动，凭着我六年铁窗的锻炼，我有